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四十六回 爭閒氣怒擲纏頭 惡跳槽氣傷名妓

卻說章秋谷在王佩蘭院中住了一夜，明天不到九點鐘時候，秋谷已自起來，佩蘭也便驚醒，見秋谷起身，連忙也揉一揉眼睛，跨下牀來，不肯再睡。秋谷暗暗的好笑，便披上長衣匆匆要走。王佩蘭一手拉住，道：「故歇辰光，耐要緊到啥場化去」就是要去看唔篤格相好，晏歇點也正好勒晚。耐看耐格辮子，啥格毛得來實梗樣式，阿要倪來搭耐打條辮子，吃仔點心，慢慢交去未哉。」

秋谷本要逕到陳文仙院內去看他的病，看看鐘上還不到九點鐘，也覺得似乎太早，料想他們還沒有起來，便點頭應允，就在窗口藤椅上坐下。王佩蘭取了牙梳髮篦過來。立在秋谷身後，替他慢慢的拆開，先梳通了頭髮，又用發篦編了一會，然後編起辮子來。編好之後，又用刨花水刷了又刷，直把秋谷的一條辮發刷得沒有一根亂絲，黑漆漆的寶光如鏡，方才完事。又問秋谷要吃什麼點心。秋谷道：「還是去叫碗麵來的好。」佩蘭曉得他平日愛吃九華樓雞絲麵，便叫相幫到九華樓去，叫了一碗錢六分的生川雞絲麵來。秋谷吃了，王佩蘭便坐在秋谷旁邊，對鏡梳洗，卻把一個身子斜倚在秋谷身上，低聲笑道：「倪搭耐打格辮子阿好？勿是倪來裡說，別人阿肯實梗呀？」

秋谷見王佩蘭睡態未消，餘香猶膩，嬌波流慧，顧盼生妍，不由的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王佩蘭這般姿態，也算蛾眉隊裡一個出色的人材，可惜他看待客人沒有一些兒良心，只曉得一味的混敲竹槓，將來一定沒有好好的收成。」想了一會，方才立起身來。王佩蘭挽留不住，又咬著耳朵叮囑了一番，叫他晚間務必要把金水煙筒帶來。秋谷微笑答應，出了王佩蘭家門口，逕到陳文仙家來。

走上扶梯，相幫高叫一聲，只見陳文仙的娘姨寶珠姐蓬著頭走了出來，正和秋谷打個照面，登時滿面上堆下笑來，道：「噢，二少爺多日勿來哉晚，倪先生牽記得耐來勒浪生病，房裡向去坐囉。」推著秋谷的背，進房坐下。

陳文仙本來尚未起身，被寶珠姐在外間說話驚醒，聽得秋谷到來，心中大喜，便坐起身來。秋谷見文仙已經坐起，一直到牀沿坐下，握著文仙的手正要問時，只聽得文仙先說道：「二少爺，耐一逕勿來，倒好意思格？」說到此際便頓住了，不說下去。秋谷看他雲鬢忪惺，不施脂粉，果然消瘦了好些，心上好生憐惜；要想幾句安慰他的說話，卻急切裡一時想不出來，只緊緊握住他的手，彼此默然。文仙又道：「倪是一逕勤待差歇耐，耐別地方去做仔相好，倪搭勿來末，只要憑耐格良心末哉。倪做客人總不過實梗樣式，嚙撥哈格別樣花頭，勿像別人有多花迷人格功架。」

說著又低下頭去，玉容寂寞，眉黛含顰，大有淒涼之態。秋谷覺得甚是過意不去，只得著意溫存了一會，文仙方才有點笑容。

秋谷問他可有什麼不快，文仙道：「倪人是倒也無啥，就是心浪向勿舒齊，勿曉得啥格道理。」一面說著，便走下牀來。秋谷直候他梳洗完了，方把王佩蘭敲竹槓的一層情事，細細的告訴了陳文仙。文仙聽了，心上自是暢快，面上卻冷冷的道：「唔篤兩家頭實梗格要好，耐去搭俚打一支金水煙筒也無啥要緊晚。」章秋谷知他醋意未消，便抱著文仙坐在膝上，密密的說了一回。文仙面有喜色，故意說道：「格是耐自家情願格，勿半得倪啥事，勿要隔仔兩日，再要說倪敲耐格竹槓。」秋谷連連搖手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難道肯說這樣的話麼？」文仙方才不說。

秋谷到得天晚，便到楊慶和銀樓去了一趟，把那昨天定打的金水煙筒取了回來，共是四兩金子，連工錢在內，合要七百三十塊錢。秋谷帶了金水煙筒，卻不到兆貴里去，一直到吉升棧來，把煙筒交代當差的，又教了幾句說話，方到兆貴里來。

王佩蘭見秋谷進來，仍是一隻空手，不覺登時變了面色，連忙問道：「金水煙筒啥勿搭倪拿得來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剛剛去了一趟，要停一會兒方有，我叫當差的在那裡坐等，一直拿到你這裡來。今天決不綽你的爛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佩蘭聽了，方才轉過面皮，笑逐顏開，春風滿面。這一刻時候，王佩蘭恨不得要把章秋谷心坎溫存，眼皮供養，要哄他這一支金水煙筒。

秋谷坐了一會，向佩蘭道：「我今天本想要請幾個客人，就此刻吃了一台罷。」

佩蘭更是歡喜，連忙關照下去。秋谷一面寫票請客，一面叫擺起檯面來。不多時，請客已經來了，寫好局票交與相幫，大家入席。秋谷卻添叫了一個陳文仙。王佩蘭看見，連忙伸手過去，把那一張局票搶了過來，撕得粉碎，口中咕嚕道：「耐說陳文仙搭勿去哉，故歇為啥要去叫俚格局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不用這般著急，我為今天客人太少，叫的局又不多，所以多叫一個，檯面上熱鬧些兒，並不是要再去做他。」

王佩蘭嗔道：「倪勿要呀，耐末總是實梗。」秋谷暗暗好笑，便把王佩蘭拉了過來，低低的說了幾句，佩蘭方才依了。秋谷又重寫一張局票交代下去。不多時，陳文仙已經來了，走進房內叫了一聲，便默然坐下，一言不發。秋谷只顧應酬客人，並不理會。王佩蘭見此光景，心中暗喜，倒與陳文仙問答幾句。秋谷擺了二酒杯莊，要人代酒，方回頭過去，將兩杯酒遞與陳文仙。文仙一氣飲乾，王佩蘭也代了幾杯。

這一席酒，不覺已吃到九點多鐘，將近散席。王佩蘭等來等去，候了多時，不見當差的到來，便伏在秋谷肩上，悄悄的問他：「為什麼金水煙筒還不送來？」秋谷故意詫異道：「這奴才真是沒要緊，為什麼還不趕緊送來？此刻已經九點多鐘，大約也差不多了。」說著，早搬上乾稀飯來，大家隨意吃了些兒，起身散座。其時叫來的局已經散盡，惟有陳文仙催了幾趟轉局，兀自坐著不走。王佩蘭看看陳文仙的面孔，著實詫異，連那班客人也奇怪起來。

王佩蘭正和秋谷在那裡附耳密談，陳文仙立起身來要走，秋谷一把攔住道：「慢些兒，我還有話說。」文仙佯嗔道：「檯面也散哉，獨剩仔倪一干子，坐來浪算啥嘎？」秋谷道：「你為什麼這般性急，難道說一句話的功夫都沒有麼？」文仙方立住了腳，問道：「有啥格閒話，豪燥點說囉。」秋谷尚未開口，只見門簾一起，當差的高福走了進來，手中拿著一支金水煙筒，黃澄澄的輝煌奪目。王佩蘭一見，喜得嬌含杏靨，笑暈梨渦，那搓酥捏粉的臉上，喜孜孜現出兩朵紅雲，粉融融添了一團春色。輕移蓮步，走近前來正要伸手去接，高福把身子往後一退，載過身來交在秋谷手中。王佩蘭覺得有些沒趣，見秋谷把金水煙筒接在手中，王佩蘭的一雙後眼，就跟著秋谷的金水煙筒周圍亂轉，心上早突突的跳起來，眼花撩亂的看不清楚。

定了一定心神，方才看見秋谷手內的那一支金水煙筒，打造得工細，雕鏤精巧，光彩照人。修甫等也走近前來一同觀看，都說果然打得不差，大家心上都覺得章秋谷此舉有些瘟氣。只有貢春樹心中暗想：「秋谷平日時常說別人是個瘟生，如今輪到自家身上，也做起瘟生來了。可見得『色』之一字最易迷人，章秋谷這樣的花叢老手，都受了他的圈套，其餘的人可想而知，更不必說的了。」

正在彼此疑惑之際，只見秋谷笑問王佩蘭道：「你看這一支煙筒何如？」王佩蘭此際得意已極，並不言語，只笑著點點頭。秋谷又回過臉來問陳文仙，陳文仙道：「打工倒無啥，倪看也無啥稀奇。」秋谷一笑。王佩蘭卻瞅了陳文仙一眼，微微冷笑，大有看不起他的樣子。不提防秋谷把那一支水煙筒，竟自遞在文仙手內，向他說道：「我自從做你，將及兩年，從來沒有敲過我的竹槓。我如今送你一支金水煙筒，好等那一班專愛銀錢、死敲竹槓的倌人看個樣兒，我姓章的並不是不肯出錢的客人。」文仙把金水煙筒接在手中，笑迷迷的道：「謝謝耐，晏歇請過來。」說罷也不作別，往外便走，三腳兩步的去了。

王佩蘭萬料不到章秋谷使出這一著棋子來，見了這般光景，這一來，就是那石破天驚，雲垂海立，也沒有這樣的驚奇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真似那冷水淋頭，悶雷擊頂一般，直把一個王佩蘭氣得來臉泛秋霜，眼流珠淚，面青唇白，半晌不言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懊悔自家差了主意，不該一味的混敲竹槓，做出那一付神情，恰恰的釘頭碰著鐵頭，遇著了個花柳慣家、溫柔名手的章秋谷。竹槓沒有敲成還在其次，偏偏的章秋谷把陳文仙叫了過來，千不給，萬不給，單單的給了陳文仙，還帶著把王佩蘭罵了幾句，燥燥他的脾胃，叫他在房看著，心上已自難過，當著這大庭廣眾之中，彼此相形之下，你叫那王佩蘭的面上怎生的下得來？

辛修甫等大家看了章秋谷這樣的作為，一個個方才心服，未免眾人的視線一齊逼到王佩蘭身上，看得佩蘭愈加慚愧，滿面飛

紅。待要和秋谷不依，卻又不好怎樣。

那一時的神景實在好看。秋谷本意原要待陳文仙走後，對著眾人盡情把他數落一番，好叫他自家懊悔；現在見王佩蘭這般模樣，面紅頭脹，珠淚雙垂，又覺得有些不忍起來。想著那定情之頃，山盟海誓，何等纏綿，畢竟有些憐惜，便也不去合他多話，把手招招眾人，起身便走。又似笑非笑的向王佩蘭道：「但願你以後多做幾個闊客，不要像我一般。我留心看你就是了。」佩蘭正在氣得發昏，聽了也沒有什麼說話。

秋谷便同著一班朋友走了出來，一直就走到陳文仙院內。文仙接進房中，自是歡喜。

貢春樹說：「秋谷這件事情未免太過些兒。王佩蘭雖是不該混敲竹槓，你也不應這樣的反面無情，究竟你和他總算有過交情。凡事須要將就些兒，為什麼這般刻薄？」秋谷聽了也有些自悔孟浪，便道：「我生平作事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專要取那一時的快意，過後也覺得過分了些。」眾人談了一會各自散去，按下這邊。

且說方子衡回去之後，留下家人劉貴住在陸蘭芬院中，癡心妄想陸蘭芬過了中秋，還清債項，便好和劉貴同到常州，一心一意的嫁他了。那曉得上海的紅信人，不是輕易招惹得的，何況是金剛隊裡坐第一把交椅的陸蘭芬。枇杷花下，車馬如雲，三千選佛之場，□萬纏頭之錦，那一班墜鞭公子、走馬王孫，落了他的圈套，要娶他回去的人，也不知多多少少，那裡把一個方子衡這樣的曲辯子客人放在心上？大凡上海信人的外交政策，差不多都是一般，無論見了什麼客人，只要一有交情，就滿口的山盟海誓，定要嫁他。及至客人被他灌了迷湯，入了他的圈套，他卻只要銀錢到手，就登時翻轉面皮，把那以前的被底風情、枕邊盟誓一筆勾銷，好似素不相識的一般，也不管客人的死活。其實信人見了客人，起初也不是有意奉承，後來也不是負心背約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堂子裡頭照例的事兒，算不得什麼喪心負義。你想他做了妓女，吃的本來就是這碗飯兒，不騙客人的錢，卻騙那個的錢，難道要他自己賠錢不成？所以堂子裡的信人做了客人，那信人的說話行為千篇一律，就如一個模子裡頭印出來的一般，跳不出這個圈子。

依著在下的意見想來，信人們哄騙客人，卻也怪他不得。為什麼呢？他們既做了這行生意，自然就要指著生意開銷，若要對著客人說起真話來，那裡還有什麼生意？這哄騙客人，豈不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麼？最可惡的是那一種嫁人之後，復又出來重做生意的人。你想既已嫁人，便是良家婦女，如何又要下堂求去，重新做起生意來？這便是他生成賤骨，愛落風塵，拔超不出的了。在下這一番議論，原是憑著自家的意見，一時擬議之談，未知看官們以為然否？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方子衡把劉貴留在上海，住在蘭芬院中，一天到晚沒有一些事情，正是兩餐老米飯，一枕黑甜鄉。不覺過了幾天，那劉貴實在無聊到極處，便和那些相幫隨口閒談，說到他主人方子衡要娶陸蘭芬，兩下已經說定，所以主人把他留在此間，好同蘭芬回去的一層說話。那班相幫聽了，你看著我我看著你，大家冷笑一聲不來理會。劉貴看見這般光景，免不得疑惑起來，便向那班相幫迫問。相幫等那肯說明，只是不住的冷笑。劉貴打聽不出，曉得事有蹊蹺，暗想方子衡臨走的時候曾經吩咐過他，要他一過中秋便把陸蘭芬同回家去。現在這個樣兒看著有些不像，心中著實慌忙。正是：

惆悵溫郎之鏡，天上人間；重尋漁父之津，落花流水。

未知陸蘭芬後來究竟肯嫁方子衡與否，試聽下回。